



# 天正艳人

台湾

卧龙生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作者卧龙生与本书大陆版权代理张小侠夫妇在一起

## 内 容 提 要

“笑弥勒”乃一武林至宝，为何磊之师无风指君所有，因其师门与云梦旋风教结下了不解深仇，其师乃令何磊拿此宝寻找其师叔丹阳居士以解这场师门血战。何磊怀揣至宝，远走江湖，谁料师叔不在，归来时，师门惨遭祸灭，为解开“笑弥勒”中的秘密，学成秘笈上的武功，为死去的师父报仇，何磊再次闯荡江湖，“笑弥勒”也为邪教桃花教及黑道人物所垂涎，于是展开了一场争夺师门重宝——“笑弥勒”的大战。何磊身负双重血恨，险遭杀身之祸，路遇师祖童颜叟相助，学得蛤焰掌、吞星吐月、紫生微罡风等武学绝招成为一位武林英豪，后又恰遇冷玉洁、陈巧娘二蛇魔女及楚云姑娘，知“笑弥勒”为桃林教夺去，为夺回此宝，战胜各种险恶，楚云姑娘丧生，何磊与二蛇魔女之间产生了许多恩恩怨怨，最后经过多方几分几合，真相大白，才齐心合力与邪教桃林教决一死战夺回这一武林绝宝——“笑弥勒”。

情节紧凑回折，扑朔迷离，扣人心弦，回味无穷，欲知详情，请观此书。

# 目 录

- 一 师门惨祸身系辱  
重宝落难蛇女谷 ..... (001)
- 二 双艳倾心相吃醋  
少侠报恩动杀机 ..... (015)
- 三 魔女现形容娇艳  
双侠平叛神功显 ..... (062)
- 四 痴情千里觅芳踪  
鬼城擒魔露初衷 ..... (110)
- 五 女侠钟情倾心诉  
暗助娇艳出魔窟 ..... (157)
- 六 云台群龙尽显恶  
情侣相伴险风波 ..... (203)
- 七 无心获宝得奇功  
迷花香阵现奸情 ..... (249)
- 八 剑客罹难洪泽湖  
芳音初现复又失 ..... (296)

- 九 救娇娘险些丧生  
重宝丢群雄皆惊 ..... (302)
- 十 禁地涉险现真情  
艳侠徒手戏群龙 ..... (389)
- 一一 厉剑一怒斩鬼魅  
桃花香阵险遭危 ..... (438)
- 一二 老姬涕泪诉旧怨  
恶谷群魔尽汗颜 ..... (482)
- 一三 头陀淫威邪压正  
双侠情侣救危城 ..... (530)
- 一四 诛暴雪恨覆贼巢  
神剑一怒对五妖 ..... (576)
- 一五 留恨坡前恨不浅  
只羨鸳鸯不羨仙 ..... (628)

## 一 师门惨祸身系辱 重宝落难蛇女谷

拂晓，中原官道上，隐隐约约走来一老一少，少者雄姿勃勃，意气方盛；老者须髯飘飘，精神抖擞。只听那老者道：“磊儿，这次远行，事关重大，你要设法找到你师叔丹阳居士，将‘笑弥勒’交付于他，否则，我们与云梦旋风教的血仇将不能完结。”随即，将身后一把七情宝剑交付于这一少年，并叮咛他一路小心，此剑乃祖传宝剑，以作防身之用。

这少年拜别师傅，策马扬鞭，消失在东方天际之间。

这老者乃无风指君史洁，少者乃他的独传弟子何磊，年约十七八岁，不论内外功夫均已练到七成火候，尤其是飞旋十步之轻功，为当今武林师门之奥秘，因其聪慧，而达到青出于蓝的地步。

无风指君送别徒儿，回到住处，正当闭目养神之际，突然，门外传来一阵沙沙之声，一个蒙面黑影一闪而进，顿时，只见刀光剑影，忽上忽下，谁胜谁败，一时难分上下，蒙面黑影越来越多，无风指君一掌气功发出，几个黑

影应声倒下，但是，终因寡不敌众，而被几个黑影逼近墙角，众人要他交出宝物，无风指君死也不说宝物于何处，于是黑影乱翻一通，为首的一掌下去，无风指君顿时命归西天，众人扬长而去，小屋又陷入一片死寂之中。

忽然，一个苗条的身影闪进茅屋内，她惊异地打量了一下屋内发生的一切，然后走到无风指君跟前，摸了摸他冰凉的胸口，随即扔下一个丝罗香帕，那个香帕上绣着一条金线蛇，看来栩栩如生，然后，一展轻功，飘离而去。

话说半月以后，朔风怒啸，凄凄细雨断续地洒着，一条黑影，自半空而降，他抖掉身上的雨水，随即向那茅屋走去，前足方始踏入前门，忽然愣住了，半月未见，这儿发生了这么大变化，几具狰狞的面目横七竖八地摆于门口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当他视线扫到墙角，脸色骤然突变。“师傅——”他奔了过去，一下子拜倒在无风指君面前，两行热泪滚滚而下，瞬息间将胸襟浸润了，在万分悲怆之余，他打量了一下现场，顿时，明白发生大战的原因，凭着几天的江湖阅历，他从这丝罗香帕中判断出谁为杀人凶手。

他踉踉跄跄地抱起师傅的尸体，用剑在院中掘了一个土坑，草草掩盖了师傅，又拜了三拜，暗忖道：“蛇魔女，这血仇总有一天要你偿还的，现在师傅已遭不测，不如先找到师叔，再谋报仇之策。”随即默默祝吊一番，翻身上马，即向平陆飞驰而去。

豪兴已了，任那马儿朝前狂奔，也不知跑了多久多远，已感人倦马疲，天已将近黄昏，腹中微感饥饿，就在一家平安酒楼安了脚，向酒保要了下点菜肴下酒，自斟自

饮起来，无意中，发现对面席桌旁坐着两位劲装汉子，正对着自己交头接耳，但因声音太低，无法听见在讨论些什么？吃饱喝足，就上床准备睡觉。

脱衣间，手指碰到内衣内的宝物，遂将“笑弥勒”拿出在灯下仔细看了起来，这玉佛不过拳头大小，通体洁白如羊脂，胸前雕有“天威”二字，表面琢得光泽异常，越看越可爱。

正在爱不释手之际，忽地房上一阵悉索瓦声，心中好生诧异，赶忙将玉佛纳入怀中，将灯扑灭，双足一点，一式“潜龙升天”穿出窗口，向房上跃去，但见苍穹如洗，万籁俱寂，无半点人影。

他逡巡了一遍，仍无异状，始又回到屋中，心惦明天又要赶程，就解衣上榻，蓦然间，见一尺白布于枕上，拿起一看，上面写着“四鼓时分，请屈大驾于野猪林一晤，至盼，青云山庄主留。”这青云山庄主是什么人呢？约自己又为何事？莫非又为这“笑弥勒”……

他不敢臆测，反正是祸躲不过，事到临头，只能见机行事了。

四鼓时分，何磊怀着满腔的疑问来到了野猪林，四周漆黑一团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忽然从寂静的山林内发出一阵哈哈大笑，震得树叶沙沙作响，可见此人武功之强。接着只听见一位沙哑苍老的声音道：“娃儿很守信用，老夫以为你不敢来呢？有胆量，有种，老夫约你，只为一事，交出宝物，咱们一帐两清，何去何从，随你的便，不然的话，我想娃儿聪明，就可想而知了。”

何磊向发话处凝神一看，虽在黑夜中，但以他的功力



可以清晰地看见一个着狐皮长袍的老者，满首髯发欺霜，精神充沛异常，一看便知，此人功力非同一般，身后跟着两条壮汉，即为在平安酒楼见过的两个劲装汉子。

何磊将来者看清，剑眉一挑道：“以老丈偌大年岁，居然自称庄主，想已在江湖上立业成名，自应德高望重，深夜邀在下来此想必有事见教，反而口出狂言，如不是仗众夺寡，以老凌少吧？如有高见请道其许，否则在下失陪了。”随即转身离去。

那老者一怒，喊一声：“站住。”狞声一笑：“好大的胆子，老夫有生以来，从无一人敢顶撞我唐兴海，你竟敢折辱老夫。”右手一拂，一股劲道遂向何磊迎面封来，此乃有名的“九招连云袖”，江湖上很少有人能接得住。

何磊被他袖风一扫，立感呼吸窒息，旋身一转，飘出丈许，轻易地避开了这一招。

唐兴海见他毫不费力地避过自己一招，心中自生诧异，忽地收招冷笑道：“娃儿，看你有点门道，你刚才所使身法为‘飞旋十步’中的‘旋风卷絮’？”

何磊一怔，微颌道：“正是。”唐兴海道：“你背上的七情宝剑能否让老朽一看。”何磊道：“七情剑乃师门传物，岂能轻易借人。”唐兴海道：“即不愿借我一看，那就请交出‘笑弥勒’吧！”何磊发现今晚来者不善，衡量敌我，只能智取，随后退一步冷笑道：“老丈此话好没端由，‘笑弥勒’是什么，在下从未听说过。”

唐兴海早就料到，只有下毒手才能得到此宝，遂两足一点，身随势起，射向了何磊，何磊一式“大鹏展翅”躲开来。

身后两条莽汉见师傅两招下去未能得逞，早就想助师傅一臂之力，遂跟着师傅扑向了何磊。“砰——砰——砰”几声，震得林木摇晃，尘土飞扬，他被唐兴海师徒三人拂出的劲道震得后退几步，身体内脏微微作痛，三人想乘危逼出“笑弥勒”，焉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蓦闻破空传来下声长啸，人影一晃，忽地两个白衣红衫，立于何磊面前，唐兴海师徒随即一怔，只听道：“三位均为成名人物岂敢欺侮一个小娃娃，岂是侠道人物所为吗？”

唐兴海道：“原来是茅山双煞，我道谁敢如此大胆来干扰我青云山的事呢？二位莫要伪装仁义，茅山双煞在江湖上所为，哪个不晓，二位今晚驾临，莫非也为这笑弥勒而来的吗？”

茅山双煞一声冷笑道：“唐大侠不愧为武林英豪，但今晚咱们也有成规，即胜者为君，败者为寇，天生宝物，人人皆欲得之，不如大家剑上见高低。”唐兴海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，沉声道：“既然茅山双煞瞧得起老夫，老夫也就不客气了。”言毕，双袖一拂，疾向大煞扑去，双煞哪敢怠慢，右手一扬拍出一掌，接了过去，只见掌抡袖舞，足踢拳扬，三人起落翻腾混战开来，且说何磊见双方战得难解难分，本来伤势不重，经过一阵调息，体力渐渐恢复，暗忖道：“我何不趁机脱身而去呢？”主意打定，双肩一晃，即欲腾身逃往林内。

“小子哪里走。”这时唐元一声断喝，声落形随，两条黑影阻住去路，何磊一看，乃是唐兴海两徒唐元、唐宗，也不搭话，即向二人连发几掌，但二人内功修为已有数年火候，双方二力一合，但闻一声巨响，何磊应声晕死过

去，唐宗、唐元忙走过去，正欲搜何磊身上的“笑弥勒”，蓦地，一阵阴森森的笑声从林内发出，随即三个老者站立于二人面前。

不只是唐宗、唐元，就连正在混战的茅山双煞、唐兴海也怔在那儿一动不动，此三人乃笑面阎罗吕天良、环海一生钟山、醉仙任生，均为黑道顶尖人物，今夜三人赶到野猪林，绝非偶然，当然有所图谋，唐兴海、茅山双煞心里有数，知道今晚会因为这一少年引起一场血雨大战。

笑面阎罗道：“几位在此为何而战？”唐兴海硬着头皮道：“不知今晚什么风把几位老哥吹来了，使敝地增辉，诚为荣幸，我与茅山双煞间有一点过节，双方一时无法化解，才动了起来，不想惊动了几位老哥。”言讫，看了一下茅山双煞。

笑面阎罗一声道：“此话当真，那么，那个小子是什么？”唐兴海被他一问顿时怔住了，心中自是忐忑不安。

笑面阎罗道：“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老朽飘荡江湖几十年，还无人在老朽面前说谎话，唐庄主想把这杯羹独吃，怕不容易吧，现将这娃儿身上的‘笑弥勒’搜来，大家自有好处。”在场的一声不吭。

群雄一起走向何磊，正欲搜身，忽然，一阵香风吹来，群雄面前，忽地站着一位玉立亭亭，面蒙黑纱的少女，快捷的身法，使人无法相信她是一个有血有肉之人。

众人凝神一看，脸色一下子全变了，一种不祥的预兆即要到临，此人乃江湖盛传的“蛇魔女”，正在惊愕之际，她已欺近何磊身边，将一丸药放入他口中，转身对众人说：“谁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我就要谁立死当地，你们如果知

道我的厉害，快与我退去。”众人好像一下子从梦中醒悟过来，一阵风溜走了。

且说何磊经过一阵调息，伤势虽未完全复原，但已能够行动了，正欲立起身来，向救命之人道谢，昂首一看，见她是一面蒙黑纱，身着黑裙的女郎，一个悲惨的回忆，立刻掠过他的脑际，不由脱口而出：“蛇魔女，未死之仇不共戴天，我与你拼了。”旋即向蛇魔女劈了过去。

蛇魔女因事起仓促，逼得向后退出丈许道：“难道你疯了。”就在她后退之时，又一蒙面黑影若脱弦之矢向何磊立身之处疾身射来，蒙面少女见状，娇喝一声道：“你敢？”娇躯一晃，已飘出丈许，向飞来的另一蒙面少女扑去，一逃一赶，两个黑影瞬息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斗转星移，天色已亮，何磊经过一夜的折腾，疲乏之极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蹒跚地向前走去。

“哈——哈——，小子，‘笑弥勒’交出来，大爷给你全尸，否则，休怪咱们无礼。”

来者乃唐元兄弟，昨晚自蛇魔女现身后，唐兴海见情况不妙暗中将二人遣走，并嘱咐他们埋伏于树林中，见情况有利，就乘机夺走“笑弥勒”。

何磊心中一骇，此时想走也无能为力，无巧不成双，正在这时，林旁山道上飞来两匹骏马，便见一老者与一十七八岁少女站在面前。

唐元兄弟见老者，忙打招呼道：“楚总镖头为何大清早赶程，敢情是又在发财？”

“二位造什么孽吗？瞧在老哥的面上放了这年轻人。”原来这一老一少为洛阳城威隆镖局的楚汉德，以“云猿拳

法”而扬名，姑娘乃他的独生女楚云，江湖人都十分恭敬他，唐氏兄弟见状自谅不是他的对手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，遂一拱手就离开而去。

何磊通报姓名，叩首拜谢楚前辈搭救之恩，楚汉德忙下马，扶起他，通报了自己的姓名，并将女儿楚云引见于他。

何磊未接触过女性，简直窘得抬不起头，楚云反而落落大方的向他婉而一笑，楚汉德邀请他到洛阳后，到威隆镖局盘桓几日，如是互为作礼分道路上路。何磊一边赶路，一边暗想这楚云的情影，竟然迷失了方向，来到了处悬崖旁，但见崖旁有一五尺见方的石板，便欲躺在上面休息一番，逼近一看，只见青石板上赫然四字“人者即死”，他猜不着四字所指，莫非这石板有隐秘，旋石一转，发现向北一面依稀现出一口洞，朝内探首一望漆黑一团，寒气逼人，双膝一软，一个疏神，竟滑落洞内，欲待纵身跃出，无奈四周光滑如镜，无法着力，只觉身下石壁，急剧下滑，心想这下完了，洞底有多深？又无法知道，心急至极，求生之欲油然而生，但是力不从心，应由身形下滑，生死任之。落下后见洞内宽敞了许多，他知到了洞底，蓦地，一道亮光，知道出口不远，赶紧朝前直奔，他走出洞来，却是一片宽约百十亩大小的山谷，因终年见不到太阳，寒冬积雪，终年无法消融，经年久月深，形成冰谷，有珊瑚状、竹笋状，美丽绝伦，何磊忘记了自己处身之地是一个千年冰封的死谷，而且随时有生命之危，他竟然陶醉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一阵阴森的怪笑，刺耳、狂放，使人寒

慑不已，周围的冰块纷纷落下，何磊被这怪笑惊醒过来，从这笑声中他知此人内家功力已是登峰造极了。

自己身怀重宝，还是想法避开为是，忙展开“飞旋十步”的“游龙戏波”迅速绕过冰谷飞腾，但逡巡三遍连一丝缝隙也找不到，怪笑之声又重复响起。

何磊想：“我应该向发话的人打探问路。”于是大喊道：“何方高人，请你现身，晚辈何磊因不慎落入谷中，若能一示迷途，当谢援助之德。”岂知他这一声发话，却使冰谷更加寂静，除了自己呼吸之外，别无声息。蓦然右肩一麻，遂本能地一闪，他这一闪，左肩如被五只铁钩钩了一下，痛彻心腑，忙运气堵住穴道，回首一看，见一位高七尺的老者，四肢干瘦，死板的脸冷冷地叱道：“难道你不怕死吗？为何不得老夫允许擅自闯到晶冰谷来？”

他觉得这老头十分不通情达理，遂答道：“我是失足从崖上洞口掉下来，所以，没有事先通禀你。”“哼，难道你没见我石板上留下的警句吗？”

何磊道：“你的留言我看到了，因一时好奇，才会失足。”怪老头听后，想是气极了，抓住何磊的肩头略一使劲，顿时他感到肩肌欲裂，虽疼痛难忍，但他仍然镇定的咬紧牙关承受着。

怪老头不由激起杀机，忽地一松，旋一扬掌，向何磊劈去，何磊双目一闭，神态从容地等死。

怪老头掌离他头数寸忽地撤了回来，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道：“老夫这冰晶宫，从不许外人侵入，数十年来，来过此谷的无一人能活着出去。今天你例外，不过你得替老夫办一件事，事成之后，老夫送你出谷。”说完，双眼盯着

何磊等他答话：“那要看你说的事情是否合情合理，还要看我是否能办到。”何磊道：“你以为老夫不敢处死你吗？以你现在的功夫，当然办不到，不过老夫会教你办到的，只要你拜在我门下，我授你二十天功夫，保管你武功傲视当今武林。”

何磊虽不想背叛师门，但暗忖这一老头，武功高于师傅，若不答应拜他为师，真个动了怒火，自己身死于此不叮紧，师门重物亦因此丧失，不如暂时允许，再寻出路。

“喂，怪老头，你叫我办何事，为何要我拜你为师呢？”

怪老头对他这一称呼并不生气，冷声一笑：“理由很简单，我生平从未收徒，只有你小子有造化，为我看中了。不过学成后要为我杀掉我的仇人。”何磊自觉好笑，心想：“你既然身怀绝技，为何自己不去杀你的仇人，而将武功传授于我呢？难道想让我作替死鬼吗？况且二十多天，我将所传授的施展起来，最多抵你的十分之三四。”

何磊对这怪老头，简直莫测高深，知他生性怪僻，多问无益，遂朝他拜了三拜，怪老头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，挥手道：“从现在起，你一切得听我的。我问你，你可说实话，你以前师傅是谁，这七情宝剑自何而来？为何到这冰晶谷？”

何磊想：“师傅生前一再叮嘱，在江湖上不准将师门说出。”答道：“恕弟子不便言明，因师傅曾一再叮咛不准将师门告知别人，至于七情宝剑，乃一武林前辈所赠。”

接着又述说了自己野猪林的境遇，以及落败迷途来这冰晶谷之原因。

随后，怪老头将他带入冰晶谷洞内，洞内大小石室共有三间，怪老头挫腰跃坐于后，忽地目蕴神威，注视着何磊道：“刚才，我将你抛上来是什么功夫？”何磊道：“弟子愚昧，请师傅指明？”怪老头道：“此乃‘吞星吐月’的功夫。这功夫可以在十丈之内，数百斤之物可以提取自如，可以吸敌人之力，再推出伤敌，不过此功，非数十年修为不可，我看你根骨特异，以你的天赋，可以练成，我再给你三颗‘正罡丹’可增三十年功力。第二件要授你的叫‘蛤焰掌’练成后能将体内三味真火由纯阳之气，自手掌连运掌心，然后吐出伤敌等，他感觉时，已周身焚火……”何磊又惊又喜，惊的是二十天要练成如此玄妙功夫，万一到时练不成，师傅会待他如何呢？喜的是自己竟获得了武林人渴求不到的奇艺，故暗下决心非将这功夫学成不可。

怪老头给他服了三颗天罡丹，人即感到轻如飞絮向石室顶上射去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连昨晚伤势也都好了，师傅便将吞星吐月的口诀传授一番并接连教他练习招式，直到心神领会。

二十多天，何磊不断地练习师傅传授的吞星吐月、蛤焰掌，距离十二月二十五日还有三天，即将届临，何磊为了替怪老头报仇，朝夕不懈地苦练“吞星吐月”与“蛤焰掌”两门功夫，二十多天的时间，使他与师傅的相伴厮守也混熟了，每次练功他也须跟上。这天早上，何磊来到师傅面前，怪老头道：“二十天功夫没有白费，吞星吐月已练得收发自如，蛤焰掌尚欠火候，不过二者配合，足可制服仇人。唯欲将蛤焰掌练到滂雪熔金，非具童元之身不可。”

他说至此，略为顿了一下，像忆起一件事，道：“为师



少年失足，因丧失童元，是以不能练成此功，我的仇人又非这门掌法莫能制服，故我才将此法传授于你，难怪你远超我期而练成……”

怪老头又道：“我的仇人，乃江南半壁，南海阴风怪施百独，四十年前，同时震名武林，并约定十月二十五日于晶冰谷印证武功，哪知他心怀叵测，有意毁我于晶冰谷，以便独尊武林，遂提出一个最后解决方法，各将所学精髓硬折三招如能胜两招就算全胜，负的一方便不得离开晶冰谷，我不知道是计谋，结果被他‘阴风扬飏’拂成重伤，因此，我亦发誓如不能胜他，永不出江湖，并约定十年后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要与他来此拼搏以雪前恨，为师一生作事任心之喜，但一向重视诺言，我的精神桎梏能否得解，端瞧你小子了。”

三天时间一逝而过，早晨时分怪老头与何磊打点行装，带着随从的狗——墨奴往洞外走去。

忽见怪老头将他带到一平滑冰壁之下，用手一指：“小子，你对着这块壁连发三下。”何磊用蛤焰掌内功调息一番，功运双臂，双掌一搓，猛向外一吐，呼呼风声，接着哗哗水响，原来沸雪熔金之能即在此。

蓦然间，一声巨响，忽见老头眉头紧锁，一向冷漠的脸上泛起一丝惶恐之色，道：“南海阴风怪已经来了，如果他来时，你无法避开，不妨先用计诱他抢攻，再引他力而破他的阴风扬飏袖，我掩伏一旁助你。”言讫即闪身隐去。

从怪老头的情色中，他以深知来者的厉害，但他生性忌恶如仇，故此打定主意，欲给阴风怪一点颜色看看。

霍的一阵微风拂过，何磊面前多了一魁梧老人，着一